

文章正宗

卷八

文章正宗復刻卷第二十八

叙事

柳文

宋清傳

柳子厚
文下同

宋清。長安西部藥市人也。居善藥。有白山澤來者。必歸宋清氏。清優主之。長安醫工得清藥。輔其方。輒易讎。咸譽清。疾病疔瘍者。亦皆樂就清求藥。冀速已。清皆樂然響應。雖不持錢者。皆與善藥。積券如山。未嘗詣取直。或不識。遙與券。清不爲辭。歲終。度不能報。輒焚券。終不復言。市人以其。皆笑之。曰。清。蚩妄人也。或曰。清其有道者歟。清聞之。曰。清逐利以活妻子耳。非有道也。然謂我

蚩妄者亦謬。清居藥四十年。所焚券者百數十人。或至大官。或連數州。受俸博其餽遺。清者相屬於戶。雖不能立報。而以賒死者千百。不害清之爲富也。清之取利遠。遠故大。豈若小市人哉。一不得直。則怫然怒。再則罵而仇耳。彼之爲利。不亦翦翦乎。吾見蚩之有在也。清誠以是得大利。又不爲妄。執其道不廢。卒以富。求者益衆。其應益廣。或斥棄沉廢。親與交視之落然者。清不以怠遇其人。必與善藥如故。一旦復柄用。益厚報清。其遠取利皆類此。吾觀今之交乎人者。炎而附。寒而棄。鮮有能類清之爲者。世之言徒曰市道交。嗚呼。清市人也。今之交

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。幸而庶幾。則天下之窮困廢辱。得不死亡者衆矣。市道交豈可少耶。或曰。清非市道人也。柳先生曰。清居市。不爲市之道。然而居朝廷。居官府。居庠塾鄉黨。以士大夫自名者。反爭爲之不已。悲夫。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。

種樹郭橐駝傳

郭橐駝。不知始何名。病僂。隆然伏行。有類橐駝者。故鄉人號之駝。駝聞之曰。甚善。名我固當。因捨其名。亦自謂橐駝云。其鄉曰豐樂鄉。在長安西。駝業種樹。凡長安富豪人爲觀游及賣果者。皆爭迎取養。視駝所種樹。或移

徙。無不活。且碩茂。蚤實以蕃。他植者。雖窺伺倣慕。莫能如也。有問之。對曰。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。能順木之天。以致其性焉爾。凡植木之性。其本欲舒。其培欲平。其土欲故。其築欲密。旣然已。勿動勿慮。去不復顧。其蒔也。若子。其置也。若棄。則其天者全。而其性得矣。故吾不害其長而已。非有能碩茂之也。不抑耗其實而已。非有能蚤而蕃之也。他植者則不然。根拳而土易。其培之也。若不過焉。則不及焉。有能反是者。則又愛之太恩。憂之太勤。旦視而暮撫。已去而復顧。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。搖其本以觀其疎密。而木之性日以離矣。雖曰愛之。其

實害之。雖曰憂之。其實讎之。故不我若也。吾又何能爲哉。問者曰。以子之道。移之官理。可乎。馳曰。我知種樹而已。理非吾業也。然吾居鄉。見長人者。好煩其令。若甚憐焉。而卒以禍。旦暮吏來而呼曰。官命促爾耕。勗爾植。督爾穫。蚤繰而緒。蚤織而練。字而幼孩。遂而雞豚。鳴鼓而聚之。擊木而召之。吾小人輟殫饔以勞吏者。且不得暇。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。故病且怠。若是則與吾業者。其亦有類乎。問者嘻曰。不亦善夫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。傳其事以爲官戒也。

梓人傳

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。所職尋引規矩繩墨。家不居斲斷之器。問其能曰。吾善度材。視棟宇之制。高深圓方短長之宜。吾指使而羣工役焉。捨我。衆莫能就一字。故食於官府。吾受祿三倍。作於私家。吾收其直大半焉。佗日入其室。其床闕足而不能理。曰。將求佗工。余甚笑之。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。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。余往過焉。委羣材。會衆工。或執斧斤。或執刀鋸。皆環立嚮之。梓人左持引。右執杖。而中處焉。量棟宇之任。視木之能。舉揮其杖曰。斧。彼執斧者奔而右。顧而指曰。鋸。彼執鋸者趨而左。俄而斤者斷。

刀者削。皆視其色。俟其言。莫敢自斷者。其不勝任者。怒而退之。亦莫敢愠焉。畫宮於堵。盈尺而曲盡其制。計其毫釐而構大厦。無進退焉。既成。書于上棟曰。某年某月某日某建。則其姓字也。凡執用之工。不在列。余圍視大駭。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。繼而歎曰。彼將捨其手藝。專其心智。而能知體要者歟。吾聞勞心者役人。勞力者役於人。彼其勞心者歟。能者用而智者謀。彼其智者歟。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。物莫近乎此也。彼爲天下者。本於人。其執役者爲徒隸。爲鄉師里胥。其上爲下士。又其上爲中士。爲上士。又其上爲大夫。爲卿。爲公。離而爲

六職判而爲百役。外薄四海。有方伯連率。郡有守。邑有宰。皆有佐政。其下有胥吏。又其下皆有胥夫。版尹以就役焉。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。彼佐天子相天下者。舉而加焉。指而使焉。條其綱紀而盈縮焉。齊其法制而整頓焉。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。擇天下之士。使稱其職。居天下之人。使各其業。視都知野。視野知國。視國知天下。其遠邇細大。皆可據其圖而究焉。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。能者進而由之。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。亦莫敢愠。不銜能不矜名。不親小勞不侵衆官。日與天下之英才。討論其大經。猶梓人之善運

衆工而不伐藝也。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。相道既得。萬國既理。天下舉首而望曰。吾相之功也。後之人循跡而慕曰。彼相之才也。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。伊傅周召。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。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。大哉相乎。通是道者。所謂相而已矣。其不知體要者。反此以恪勤爲公。以簿書爲尊。銜能矜名。親小勞。侵衆官。竊取六職百役之事。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。所謂不通是道者也。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。規矩之方員。尋引之短長。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。又不能備其工。以至賁績用而無所成。

也。不亦謬歟。或曰。彼主爲室者。儻或發其私智。牽制梓人之慮。奪其世守。而道謀是用。雖不能成功。豈其罪耶。亦在任之而已。余曰。不然。夫繩墨誠陳。規矩誠設。高者不可抑而下也。狹者不可張而廣也。由我則固。不由我則圯。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。則卷其術。默其智。悠爾而去。不屈吾道。是誠良梓人耳。其或嗜其貨利。忍而不能捨也。喪其制量。屈而不能守也。棟撓屋壞。則曰非我罪也。可乎哉。可乎哉。余謂梓人之道。類於相。故書而藏之。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。今謂之都料匠云。余所遇者楊氏。潛其名。

段太尉逸事狀

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。王子晞爲尙書。領行營節度使。寓軍邠州。縱士卒無賴。邠人偷嗜暴惡者。率以貨竄名軍伍中。則肆志。吏不得問。日羣行丐取於市。不嗛。輒奮擊。折人手足。椎釜鬲甕盎盈道。上把臂徐去。至撞殺孕婦人。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。太尉自州以狀白府。願計事。至則曰。天子以生人分公理。公見人被暴害。固恬然。且大亂若何。孝德曰。願奉教。太尉曰。某爲涇州甚適。少事。今不忍人無寇暴死。以亂天子邊事。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。能爲公

已亂。使公之人不得害。孝德曰。幸甚。如太尉請。既署。一
月。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。又以刃刺酒翁。壞釀器。酒
流溝中。太尉列卒取十七人。皆斷頭注槊上。植市門外。
晞一營大譟。盡甲。孝德震恐。召太尉曰。將奈何。太尉曰。
無傷也。請辭於軍。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。太尉盡辭去。
解佩刀。選老嫗者一人持馬。至晞門下。甲者出。太尉笑。
且入曰。殺一老卒。何甲也。吾戴吾頭來矣。甲者愕。因論
曰。尚書固負若屬耶。副元帥固負若屬耶。柰何欲以亂
敗郭氏。爲白尚書。出聽我言。晞出見太尉。太尉曰。副元
帥勲塞天地。當務始終。今尚書恣卒爲暴。暴且亂。亂天

子邊欲誰歸罪。罪且及副元帥。今邠人惡子弟。以貨竄
名軍籍中。殺害人。如是不止。幾日必大亂。大亂由尙書
出。人皆曰。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。然則郭氏功名。其與
存者幾何。言未畢。晞再拜曰。公奉教。晞以道恩甚大。願
奉軍以從。顧叱左右曰。皆解甲散還大伍中。敢譁者死。
太尉曰。吾未晡食。請假設草具。旣食。曰。吾疾作。願留宿
門下。命持馬者去。旦日來。遂卧軍中。晞不解衣。戒候卒
擊柝衛太尉。旦俱至孝德所。謝不能。請改過。邠州由是
無禍。先是太尉在涇州。爲營田官。涇大將焦令謨取人
田。自占數十頃。給與農曰。且熟歸我半。是歲大旱。野無

草農以告。諶曰：「我知入數而已，不知旱也。」督責益急。且饑死，無以償。卽告太尉。太尉判狀辭甚強，使人來諭。諶盛怒，召農曰：「我畏段某耶？何敢言我？」取判鋪背上，以大杖擊二十，垂死。輿來庭中。太尉大泣曰：「乃我困汝。」卽自取水洗去血，裂裳裹瘡，手注善藥。旦夕自哺農者。然後食。取騎馬賣市穀代償，使勿知。淮西寓軍帥尹少榮，剛直士也。入見諶，大罵曰：「汝誠人耶？涇州野如赭，人且饑死，而必得穀。又用大杖擊無罪者。段公仁信大人也，而汝不知敬。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，汝又取不耻。凡爲人傲天災，犯大人，擊無罪者，又取仁者穀，使

主人出無馬。汝將何以視天地。尚不愧奴隸耶。謹雖暴
抗。然聞言則大愧。流汗不能食。曰。吾終不可以見段公。
一夕自恨死。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。戒其族過岐。朱
泚幸致貨幣。慎勿納。及過。泚固致大綾三百疋。太尉壻
韋晤堅拒。不得命。至都。太尉怒曰。果不用吾言。晤謝曰。
處賤無以拒也。太尉曰。然終不以在吾第。以如司農治
事堂。棲之梁木上。泚反。太尉終吏以告泚。泚取視其故
封識具存。

太尉逸事如右

元和九年月日。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

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。出入以爲武人。一時奮不慮死。以取名天下。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。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潯間。過真定北。上馬嶺。歷亭鄣堡戍。竊好問老校退卒。能言其事。太尉爲人。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。言氣卑弱。未嘗以色待物。人視之。儒者也。遇不可必達其志。決非偶然者。會州刺史崔公來言。信行直。備得太尉遺事。覆校無疑。或恐尙逸墜。未集太史氏。敢以狀私於執事。謹狀。

桂州訾家洲亭記

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。不過視於一方。其或傍達左右。